

不记得母亲节在申城流行起来是什么时候了,有可能也是源自商家造势。反正在我们家,开始把这一天当节日过,是女儿进了幼儿园以后。每年母亲节,她放学都会手持一支康乃馨回家,然后说老师让送给妈妈的。于是,我们习惯过母亲节,我也送礼物给我的母亲。

前几年微信公众号流行起来,节日应景也是小编们的工作,母亲节的流传也有公众号一份功劳。那时我做一个小号,母亲节来了,就分享一些关于母亲的歌曲,也会转发一两篇美文。母亲的歌曲,我们从小就熟悉的是《妈妈的吻》《烛光里的妈妈》和《鲁冰花》等等,不过我会推荐 beyond 的《真的爱你》,摇滚歌手写给母亲的歌曲,有不同的感觉——很有力量。“总是啰嗦始终关注,不懂珍惜太内疚,沉醉于音阶她不赞赏,母亲的爱却永远未退让……是你多么温馨的目光,教我坚毅望着前路,叮嘱我跌倒不应放弃。没法解释怎可报尽亲恩,爱意宽大是无限,请准我说声真的爱你。”还有什么比叛逆孩子的回归感恩更让人心动呢?

记得去年母亲节,有个朋友写了一篇文章,说“当了母亲才知道,其实,母亲不需要母亲节。平时的多在乎一点,好过特定日子里的礼遇,一万倍。但我们又往往做不到。所以,不是母亲需要母亲节,

是我们需要母亲节。一个补偿的日子。”是啊,往往做不到,我们有几个人知道自己的母亲到底需要什么?女儿说,有一天班主任问他们妈妈的生日,知道的孩子不多,她说“我知道”,很自豪的样子。我的一个同学过生日,那天上午很不高兴地在群里吐槽半天,只是因为女儿没有跟她说“生日快乐”。

我当编辑的时候,收到很多写母爱或者思念母亲的文章,有一篇记忆犹新。说儿子回老家给母亲买了双鞋子,之后母亲在亲戚朋友邻居面前总拿出来“现”,说是儿子给买的,妹妹告诉了他,他觉得很窘迫,因为不值什么钱,但母亲不管不顾,给人打电话都要说一下。后来他明白过来,每次回家给母亲钱并不是她需要的,她真正需要的就是像鞋这样的一份体贴关爱。

所以我想,母亲节还是有意義的,不是要你去买一份礼物,而是在繁忙的生活中可以停下来想想母亲的需求——我们往往都知道自己的孩子要什么,却忘了妈妈要什么。

在我作为母亲而度过的好多个母亲节里,我也有一份特别喜欢的礼物,那是女儿亲手做的贺卡,上面有她画的画和写的祝福,虽然稚嫩,我却一直珍藏在抽屉里。相信,我的母亲的抽屉里,也会藏着关于我的很多记忆吧。

忘了妈妈要什么

小芭



边看边聊

工匠精神在台湾

周天柱

如今在大陆,“工匠”一词已成了网红的流行语。有机会去宝岛,对岛内的工匠精神做了一番实地了解获益匪浅。

那天冒雨驱车前往坐落于新北市的“响仁和钟鼓厂”。对致力两岸交流的演艺圈来说,“响仁和钟鼓”的美名无人不晓。台湾著名的表演团体,如朱宗庆打击乐团、优剧场、小西园布袋戏院等均选用这种鼓。

响仁和钟鼓厂的创始人王桂枝(人称“阿涂师”)自小酷爱制作各类乐器,又得唐山制鼓老师傅的真谛,所做的鼓音质佳,又耐用,因而生意兴旺,客源不断。但阿涂师自知制鼓业实在太辛苦,没让3个儿子接续他的事业,过世后,工厂一度陷入后继无人的窘境。快速衰败深深刺痛了阿涂师长子王锡坤的心。在母亲的支持下,这位30岁不到、淡江大学企管系的毕业生搏命出击,三顾茅庐诚聘父亲原有的旧班底重出江湖,开始了全新的创业历程。他有一句名言常挂在嘴边:“千鼓一面,不是我的要求。每个鼓都有它的特性,应是万鼓万性。下订单时,我要清楚了解谁是它的主人。”

王锡坤将自己喻为“艺匠”,为能击出响亮流畅的鼓声,制鼓过程的三部曲的每一个细节均配合得天衣无缝。比如说首当其冲的鼓身,特选用樟木、楠木等上等材料。为防变形,必须放置2-3年待其完全干燥。制作前,先刨成长条状,压成半月形弯度,最后箍成弧形鼓身。而最为重要的鼓膜制作更是与众不同。一张牛皮决定了流程的成败。生牛皮裁剪成所需大小,放入热水中略加浸泡后即捞起置于冷水,接着将牛毛及皮下脂肪一剔除,而剔除时的刀法须匀称,音色才会准确。精加工后1厘米的牛皮呈中间薄、四周厚。蒙鼓是制作的压轴一环。对温度、湿度颇有讲究。大晴天不宜,下雨日也不行。选择合适的温、湿度,在牛皮的边缘打洞串上麻绳,沿着鼓身均匀绞紧,钉上钉子后才大功告成。为普及中国的鼓文化,三部曲的整个生产过程公开透明,欢迎客户参观。就凭37年不懈的工匠精神,确保“钟鼓之花”常盛不败,享誉海内外。

同在新北市的百年老店——日享用打铁店创立于1913年。由“神铁匠”王金砖创立的这家打铁铺,见证了岛内打铁业的兴衰,更闯出了一条独具一格的手工艺之路。

众所周知,若仅以刀具的产量与利润来衡量,手工刀具只能甘拜下风。但被称为“功夫刀”的王氏刀具,与机械化比拼的是人性之美与艺术价值。那天,满手老茧的刀艺传承人王叔明身穿工作服,亲自表演示范。只见炉火烧旺后,他迅即夹起长条形“铁包钢”的铁块放入炉内加热。凭长年练就的火眼金睛,看准火候一到,立马夹出铁块,趁热反复锤打,而此时锤打的温度、力度,充分显示工匠的功力与经验。随着薄溅火星,历经40分钟精准的锤击,铁块变得又薄又扁。由于刀具的质地中间是钢,两侧为铁。钢的刀口相当坚硬与锐利;而铁的两侧则易于磨刀。巧匠手工冶炼锻打所制成的刀具,比机器产的更为坚韧、耐用。

“铁包钢”成就了“功夫刀”的两全其美。王叔明40年如一日,亲手打制的刀具,少说也有10多万把。岛内外的顾客争相购买后常舍不得使用,不少人视其为艺术珍品而收藏。



夜光杯

“相亲角”诞生记

钱天铃

“文革”结束后大批知青回城,大龄青年婚配难成为一个社会问题。1983年上海市工人文化宫举办大龄青年联谊活动“青春晚会”,暑期两月每周活动一次,凭单位介绍信和户口簿报名,只收2元报名费,没有其他费用。消息见报,报名者众多。“青春晚会”的集体活动也无非是才艺展示、舞会之类,并无新意,但安排了较多的男女青年自由接触、随意交谈的时间。

“青春晚会”的成功率不算很高,但远非当下的婚介、联谊会所能企及。牵手成功者男的多为恢复高考后的新大学生,女的多为“文革”中的“工农兵大学生”。当时大学生很少,大龄未婚大学生更少。这两类人在大龄青年中可算“高端人士”,但因人数少,在社会上很难相互碰到,“青春晚会”把他们吸引过来,并提供了一个相识相知的平台。

“青春晚会”结束时,牵手而去者毕竟是个别的,许多人意犹未尽。工人文化宫地处人民广场东侧,大家便相约在人民广场西侧的街心花园继续聚会。后来参与者越来越多,街心花园容不下了,便移师人民广场北侧的人民公园,时间也由晚上改为白天。“相亲角”就此诞生。

红园是扬州一个好玩的去处,里面又是花鸟市场又是古玩市场。位置又好,出红园东门,是冶春,是天宁寺,出红园西门,是虹桥桥,是瘦西湖。平日这里就人来人往,一到周六周日,更是肩相摩踵相接,热闹得不得了。

我是红园的常客,一个星期总要去一两趟,看到喜欢的就忍不住要买,买花草,买葫芦,买瓷片,买石头。最喜欢的是石头,也买得最多。十多年前我第一次去新疆,在吐鲁番随手买了一块小石头,从此就喜欢上“石兄”。

我喜欢小石头,大的不玩。小石头才好玩,又可置于案头欣赏,又能拿在手里把玩,人和石头就更亲近了。看电视的时候,散步的时候,两只手闲着也是闲着,我都会弄一块小石头在手上玩玩,既盘玩了石头,又活动了手指。古人有“拳石”之说,说明古人也是爱玩小石头的,

雅玩

还有三天,戛纳电影节就要开幕了。

今年是戛纳电影节的70周年。从一月开始,戛纳主办方陆续公布各种激动人心的消息:每个单元的评审团主席、海报、主持人、片单,等等等等。每一步都安排得颇有深意。春风浩荡万事俱备之际,主竞赛评审团的名单悄然而至,吓坏了华语世界的影评人。名单中,像笑话一样地出现了某位没有什么作品,每年却都会去走戛纳红毯的中国女星。

戛纳电影节请评委的标准向来秘而不宣。其中的明争暗斗、暗度陈仓和纸醉金迷远比想象的要复杂。一位没有作品的女演员出现在主竞赛评审团名单里固然不能被接受,那如果是一位举世闻名的艺术片女演员就可以被接受了吗?

1997年,时值戛纳电影节的50周年。法国众多导演的缪斯女神伊莎贝拉·阿佳妮被邀请担任当年的主竞赛评审团主席。阿佳妮一出场,首先被称为独裁主席,因为她要求更换主席团菜单,其中只能出现萝卜、灯笼椒和综合蛋白质等食物。但问题是,所有的评委都在一张

上海人民公园的“相亲角”如今名闻遐迩,其诞生之路却鲜为人知了。

估计新搬来一户外来租户。几天以后,底楼门外,石阶上出现了一包垃圾。隔几天,又是一包。接连着两个星期都是这样放。

水泥台阶上出现一行粉笔字:“把垃圾放在这儿是猪!”然而,照放。于是,粉笔字变成:“再把垃圾放在此地是畜生!”“畜生”两字大号,后加三个重描过的惊叹号。还是照放。

第三次,不是粉笔字,而是一张黄色小纸条。石阶上明显清洗过。条上面清清爽爽地写着一行漂亮的字:“亲爱的新邻居:请把垃圾放到楼底102门口。我退休在家,没事的。”

那天,正好是个星期天,一个老人拄着拐杖,“踢橐踢橐”,一步一步走向垃圾

桌子上分享同一份菜单。那年的另一位评委南尼·莫莱蒂想必是吃萝卜吃到怨恨,开始处心积虑地戏弄这位品味不好的女演员。阿佳妮每次都是最后一个发言,常常无法判断影片的优劣,被评审团的其他人耍得团团转。据说她很不喜欢王家卫的《春光乍泄》,若不是其他评委拼命坚持,这部影片不可能得到当年的最佳导演奖。阿佳妮对莫莱蒂之战的高潮是金棕榈奖的归属。阿佳妮想把奖颁给阿托姆·伊高扬的《意外的春天》,但其他大多数评委都倾向于今村昌平的《鳗鱼》,而莫莱蒂自己,还很喜欢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的《樱桃的滋味》。这位平时嘴就狠毒的意大利导演悄悄对阿佳妮去说服戛纳电影节的艺术总监,同意这一年准备两个金棕榈奖杯。阿佳妮还以为莫莱蒂是想支持自己,于是就听从了他的建议。结果,当年的金棕榈给了《鳗鱼》和《樱桃的滋味》。

对了,当年的主竞赛评审团里面还有另一位女演员——巩俐。

但莫莱蒂的诡计比起罗曼·波兰斯基的无赖还只是小巫见大巫。1991年,主竞赛评审团主席波兰斯基对当年的参赛片都不是很满意,直到《巴顿·芬克》的出现。可问题是,这部电影本身就是科恩兄弟对波兰斯基的致敬。从集中营里逃出来的犹太导

演根本不在意这种事情,他不仅要把金棕榈奖给这部电影,还要把其他奖统统都给它。在主竞赛评审团最终会议的前一天,波兰斯基灌醉了其他评审,拿走了他们的选票,并且在第二天拒绝归还。《巴顿·芬克》在那一年获得了金棕榈、最佳导演和最佳男演员三项大奖,直接导致当时的戛纳电影节艺术总监吉勒斯·雅各布修改了评选规则,从此以后,一部影片不能同时获得好几个奖项,除非是最佳编剧与最佳演员这样的重合。

然而,还有比波兰斯基更为非作歹的评委。1977年,罗伯托·罗西里尼作为当年的主竞赛评审团主席,和戛纳电影节艺术总监罗



贝儿·法弗·勒布莱就金棕榈的归属产生了很大的分歧。罗西里尼倾向于电视电影《我父我主》。他将一件天价珠宝送给了一位评委,并告诉对方是勒布莱送的,希望可以投票给《我父我在第二天拒绝归还。《巴主》。最终这部电影获得了金棕榈。罗西里尼在颁奖现场说:“没有电视,电影将会死去。”

在戛纳电影节这场包装很好的商业活动中,充斥着坏评委和好品味,所以并不用在意走红毯走进评审团这样的事情。更何况,和一些评委的任性相比,红毯才是微不足道的东西。毕竟,这块一天要更换三次的纺织物,在电影节结束以后,全都要被循环利用成为汽车地毯。

间。“踢橐踢橐”,沉重的声音敲击着水泥路面。好几户居民都伸出头,向他行注目礼,好一会儿,“踢橐踢橐”,还没到。也许,大家都被打扰久了。不过,今天的感受,真不一样。听到楼道内有好几位冲了出去。整个世界都在那一刻仿佛凝住了:这老人是谁呢?为什么那么艰难地一人独居呢?只见他光后脑勺上,几缕长而稀的白发在风中飘逸。

这幢大楼,按时髦人观点来看,是有点破旧了,但人人此时,在内心深处,都感到有一股久违的清纯感情在升华。原来,他是同楼103的。从垃圾室回来时,人群簇拥着那老者,102的也在内,感谢哟,又惭愧。原来我们心中都有垃圾啊,啊?

说,现在收藏瓷片已经迟了,好瓷片少了。我笑答朋友,我算什么收藏,我只是玩,玩什么时候都不迟的。我这话不假的,我对收藏没有兴趣,只是对玩有兴趣。人总要玩点东西的,若生活中全都是工作学习,全都是为名忙为利忙,一点不玩,一点癖好没有,你的人生多枯燥乏味,你这个人生多枯燥乏味。所以古人说,人无癖不可与之交。我也一直有一个观点,一个人什么都不玩,这个人就不好玩。

有一位老太太,八十岁了,白白净净的,也喜欢玩石头,每个礼拜都要来红园,都是女儿陪着来。她挑起石头来很认真,也很会和摊主杀价,不达目的决不罢休。我碰到老太太,都喜欢和她说笑几句,八十岁还喜欢玩石头,这样的老太太多可爱呀。活到老,玩到老,这才是福气。

七夕会

官,买房子越大越有面子,事业发展更要往大城市跑。我不,我愿意小,我高兴小,做一个小民,守一颗小心,发一点小脾气,得一点小自在,足矣,足矣。”

小的是美好的,小的是玲珑的,小的是惹人怜爱的。我又不单单只喜欢小石头,葫芦也喜欢小的,紫砂壶也喜欢小的,花草也喜欢小盆景,就是书我也是喜欢那些开本小小的书,精精致致,“不待开卷看,抚弄亦欣然”。大概除了小人,我都喜欢亲近小的东西。其实小人心胸不够,心胸够,何人不可亲。东坡就说过,在他的眼里天下无一个不好的人。这是何等的心胸,叫人佩服。

人家看我喜欢逛红园,喜欢淘淘小玩意儿,以为我搞收藏。瓷片我是刚开始玩,有朋友对我

小石头记

孙香我

曹雪芹有诗曰:“爱此一拳石,玲珑出自然。”就正道着小石头的可爱。石头一大,只能摆在那里看了,上不了手,不免隔膜。我有一位同事也喜欢玩石头,他就贪大,在他办公室里摆着一块大家伙,据他说有二百斤,我望而生畏。大小都是玩,却是萝卜青菜各有所爱。

有一本书叫《小的是美好的》,是经济学著作,外国人所著,我没看过,也看不懂,但这一个书名真令我喜欢,而且我也自认为能懂得它的意思,心有契合。单位同事一直叫我小孙,我五十年出头时偶尔还有人叫,甚至年纪没我大的也这么叫,换了别人可能会不高兴的吧?但我不,前些年还专门请人刻了一方印“小孙”,并写了一篇小文章发了一点小感慨:“世人皆不愿小,皆要一个大,钱要挣大钱,官要做大